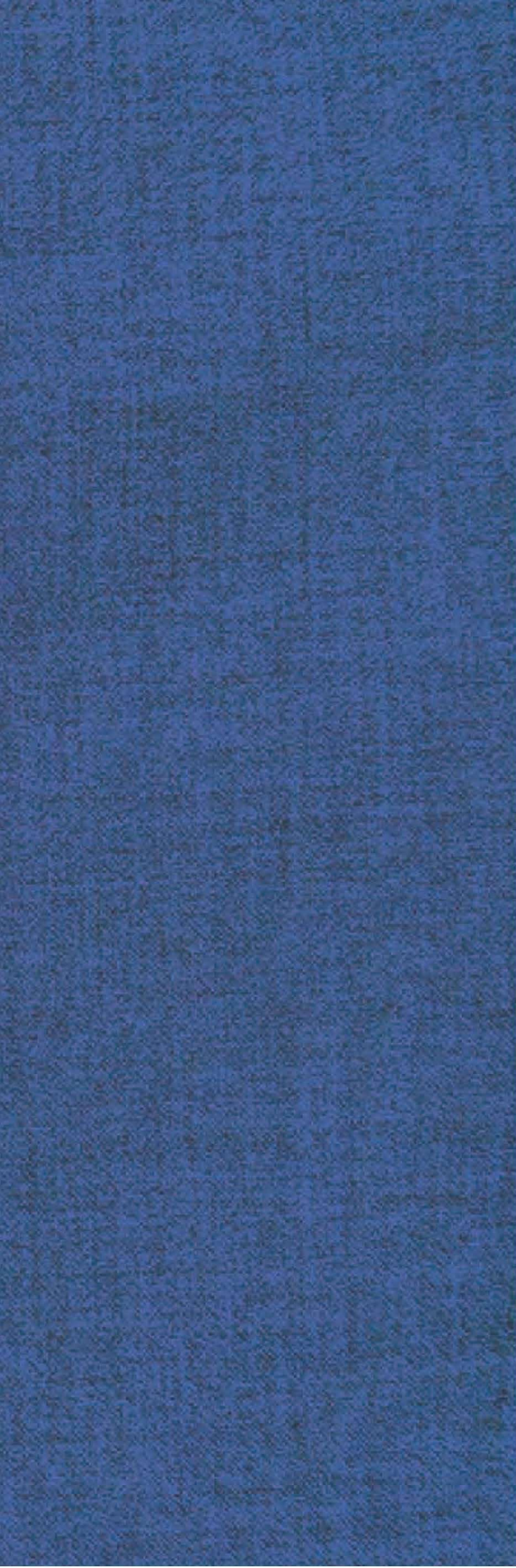




王阳明

(下)

全传

/张兰亭 杨廷强/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王阳明全传 / 张兰亭, 杨廷强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075-5056-6

I. ①王… II. ①张… ②杨…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 传记
IV. ①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375号

王阳明全传

WANG YANG MING QUAN ZHUAN

作 者: 张兰亭 杨廷强

责任编辑: 王晓冰 李 化 杨艳丽

内文插图: 王 环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编辑部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9.75

字 数: 9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056-6

定 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序.....	1
一 浪荡天子自荒唐 上天怒目呈异象	1
二 排兵布阵修王墓 史河难觅尚兵武	14
三 刘瑾变色温柔刀 阳明里外受煎熬	25
四 继母思后欲成美 阳明用心抵谄媚	38
五 虎狼当道磨难多 阳明机智思对策	50
六 大义凛然属阳明 百般狼狈是刘瑾	62
七 杀鸡儆猴嘴脸现 魑魅魍魉欲撑天	73
八 阉人弄潮血雨飞 众志砥柱可壮威	86
九 天运不助莫彷徨 诡诈欺天笑狐狼	99
十 祸国窃贼结宸濠 阉官挥舞两面刀	110
十一 宸濠潜心窥皇祚 阳明高义不入伙	123
十二 瘸腿麋鹿偏做马 癞蛤擂鼓赚乌鸦	136
十三 邪风妖歌催人醉 铮骨丹心大义巍	149
十四 欲成大事忍为高 刘瑾三策励宸濠	161
十五 豺狼共谋纵阴风 师徒联手铁骨铮	174

十 六	诸氏遭掠受煎熬	阳明王妃机缘巧·····	187
十 七	众勇夜半星火照	王妃摔杯斥宸濠·····	199
十 八	养正助恶救十三	娄谅年迈明肝胆·····	212
十 九	娄谅大义斥忤逆	吴匪掘坟遭雷劈·····	225
二 十	戴铣蒙冤挨廷杖	阳明拍案斗虎伥·····	237
二十一	原形毕露巧圆滑	生死关头该刑罚·····	248
二十二	种下祸果遮圣眼	绝处逢生遭谪贬·····	260
二十三	奸佞设下天罗网	赤胆忠心破伎俩·····	273
二十四	智善寺暗藏杀机	众志诚鬼梦枉系·····	286
二十五	铁超徘徊斗心魔	元亨洞观世清浊·····	298
二十六	江彬忐忑下江南	众志成城真伟男·····	311
二十七	钱塘绝处神迹现	浪飞涛助武夷山·····	322
二十八	无奈避雨玩易窝	偏遭土匪明抢夺·····	335
二十九	阳明龙场悟心道	挥却阴霾独逍遥·····	347
三 十	阳明悲写《瘞旅文》	安氏平乱消丑闻·····	359
三十一	嫣儿临祸吐真言	刘瑾伏法沉贼船·····	371
三十二	阳明获释坐庐陵	百姓苦难得伸平·····	385
三十三	尘世福禄如云烟	徐爱遗宝传人间·····	397
三十四	尚德大义标卢珂	赣闽粤湘起兵戈·····	411
三十五	十家牌法黎民真	盗贼从此难匿身·····	423
三十六	尚德遇贼怒气冲	里应外合称英雄·····	436
三十七	阳明丹心保社稷	提督军务缘便宜·····	450
三十八	谈笑虎穴唯尚德	决胜盗匪巧震慑·····	464
三十九	尚德楔钉敌心脏	阳明挥手织罗网·····	476

四 十	战旗猎猎起苍黄	志珊凭险耍花样·····	489
四十一	狼狈为奸生祸端	官军震怒求开战·····	501
四十二	官军同心剿敌顽	黎民踌躇举刀难·····	514
四十三	天凤折翅坠桶冈	尚德营造正能量·····	525
四十四	仲安暗中布眼线	尚德卧底志如磐·····	539
四十五	金秋曼舞祥符宫	东墙刀斧伏匪雄·····	552
四十六	和平立县得永固	吾心光明岂可污·····	565
四十七	阳明星夜访耆老	先朝五将终雪昭·····	577
四十八	蛇鼠同恶结鬼胎	阳明洪都祸连灾·····	593
四十九	大义凛然敬孙燧	心机用尽徒伤悲·····	607
五 十	真诚相助披肝胆	孙燧丹心映日天·····	620
五十一	宸濠设宴孙燧诀	白鹿欣受阳明学·····	635
五十二	丰城祈凤赐船发	万民踊跃聚兵马·····	649
五十三	布下疑兵夺南昌	宸濠优柔兵难张·····	662
五十四	貌似大义内狰狞	强帅麾下无弱兵·····	675
五十五	奸佞竭力谋逆狂	旗卷余孽擒苍狼·····	690
五十六	谈笑风生觊奸诈	张忠许泰脸丢大·····	706
五十七	圣上贪功亦作假	元亨忠诚遭囚押·····	721
五十八	朝廷行事走浮桥	抉择思田非戈矛·····	736
五十九	扫除八寨断藤匪	朝议方见两是非·····	749
六 十	鞠躬尽瘁心亦然	阳明星落逝南安·····	764
后 记·····			783
跋·····			787

三十四 尚德大义标卢珂 赣闽粤湘起兵戈

这日，王阳明在新落成的会稽山下阳明洞正讲心学，下课后，弟子何瑭指着会稽山下岩中的花树，问王阳明：“老师，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之中自开自落，于我心有何相关啊？”

王阳明环视众弟子笑道：“何瑭，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这种颇含禅机的话，和当年唐代高僧慧能的“自心即佛”“悟者自净其心”，如出一辙。当年慧能在广州法性寺听二僧论辩堂前风幡。他二人一个说风在动，一个则说幡在动。俩人互不相服。慧能却说道：“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故而，心即佛和心即理可谓同论。

不知怎么，王阳明突然叹道：“为师愿曰仁在九泉之下，能闻得此言！”说罢，便潜然泪下。

王阳明遂率众弟子来到徐爱墓前，酌酒告之，高声歌曰：

会稽苍苍，姚江泱泱；

曰仁之风，山高水长！

离开老师之后，卢尚德昼行夜宿，非即一日，总算经过山路、水路、陆路回到了龙川县。

龙川，秦朝时，曾置龙川县，任嚣和真定人赵佗奉秦始皇之命率五十万大军平定百越后，赵佗被任命为龙川令。到了明时，龙川仍置县衙，只是它隶属惠州府。

卢尚德刚走进老隆，亦即老城，就见从龙川县衙大街上，走出两个骑马腰挎长剑的衙役，身后则是二三十个持长矛、长戈及佩刀的士卒。城内的老百姓见状，纷纷向四处躲闪。卢尚德跟随老师从京师到贵州，什么样的场合和阵势没见过，他索性站在一侧，抱着双臂看这些士卒往哪儿走。

正在这时，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汉，肩挑着担子，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

从那边走过来。

卢尚德见老汉放下担子，上前拍着他的肩头说道：“尚德大侄子，你从哪儿回来，你爹为你的婚事，着急死了，这下好了，你总算回来啦！”

卢尚德仔细一看，拍他的老汉不是别人，是他在龙川羊子铺的老邻居红旺大伯，而跟在他身后的姑娘叫阿香。阿香上下打量着卢尚德，见他似是远渡重洋，刚刚回家的样子。喜道：“尚德哥哥，还记得我吗？”

卢尚德笑道：“阿香！”说到这儿，他接着说，“大伯，那年离开龙川的时候，阿香才多大，不过八九岁吧，眼下长成大姑娘啦！”

老汉脸上笑着说道：“你看你都多大啦，胡子拉碴，要不是我仔细看，我也认不出你是当年最调皮捣蛋的卢尚德啊！”

从龙川县城回羊子铺路上，老汉得知，是卢尚德父亲给他写了书信，催他回到龙川羊子铺和女家完婚，同时里面还附带了一封卢珂的书信。卢珂是他堂叔伯兄弟，让他回龙川，帮助自己成大事。但卢尚德所不知道的是，卢珂已经占山为王，并且与早年占山为王的池仲容、郑志高及陈英等，成为龙川县占山为王危害最大的山贼大盗。

回到羊子铺，卢家人分外高兴。全铺的人都知道，当年有龙川县衙人传说，在京城有才高八斗的王阳明，最为孜孜不倦，他开坛授徒，经他指点和教授出来的徒弟，许多都入了仕，即使不入仕，跟着这个王阳明也能成大气候。就这样，卢尚德走出龙川之地，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京城，成为王阳明的得意弟子。回到家，因卢尚德的父亲有病，按风俗习惯，以大婚之喜冲有病之人。卢尚德与在龙川等他七八年的姑娘玉苗成婚之后，其父病果然大愈。

这天，卢尚德与新婚妻子玉苗正在房中，突然从窗外掷入一封叠成箭形的书信。卢尚德打开一看，是堂兄卢珂写的，遂告别妻子玉苗，刚要出门，病愈的父亲瞪眼问道：“德儿，你这么多年在外，在家里屁股还没坐热，你要去哪儿？”

卢尚德施礼道：“爹，是我珂哥约我见面，我去找他。”

其父怒道：“卢珂上山做了剪径劫道的山贼大盗，龙川县衙张榜要捉拿他。咱现在躲他还躲不及呢，咱可不沾他边儿！爹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卢尚德说道：“爹，珂哥是什么样的人，咱们都清楚。再说，珂哥给我写了信，我回到龙川，回到羊子铺，无论如何也要见他一面，一家人怕啥？”

其父道：“德儿，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他在家种田，是个好老百姓，今儿他上山为贼为盗，按县衙告示所说，德儿，你这叫通盗通贼之罪，这是要蹲大牢、杀头的！德儿你千万不能去！”

卢尚德道：“珂哥过去好好的，不就是和池仲容两人同县衙作对，后来不和池仲容干了，回到了老家浞头淡坑，可为啥上山当了盗贼呢？他应该入试，一旦及第，至少能戴上乌纱帽，他为啥呢？爹！”

其父说道：“按说，珂这个孩子，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他不和池仲容干了。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和大盗郑志高、陈英认识了，不交粮不交税，专与官府的公人为仇，杀死了官府的人，逃到了山上，听说他手下已经三五百人。龙川县衙本来有池仲容、郑志高、陈英等山大王就犯愁，如此又出了个卢珂大盗。儿啊，这是火坑，这个亲咱不能再认了，听爹的话，德儿！”

论亲，卢珂和卢尚德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卢珂想做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山大王。他觉得，欲成大事者，必有一个类似诸葛亮、刘伯温式的军师人物坐镇山寨，这个人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见过大世面，本人还要聪明、多机变。他选来选去，终于选准了他的堂弟卢尚德。虽然这样似是委屈了他的堂弟，可他没想到的是，他的亲叔叔竟不让他的堂弟上山，无奈他决定用下策，把堂弟请上山。因为离郑志高生辰之日越来越近，他想在龙川几个山大王相会之日，给郑志高和陈英一个惊喜，让他二人都归顺到他的麾下，这样，三山合一，就是明日龙川县衙公开派兵马来围剿，他卢珂照样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卢珂这天特意化装戴了个大斗笠，穿一身深灰色长袍，又剃了须刮了脸，文文静静带了两个同样化了装的随从，悄悄来到羊子铺。他派人送了信，得知他叔叔不让堂弟出来。待到天刚蒙蒙发黑的时候，恰巧卢尚德出屋小解，卢珂瞅准机会，突然笑着出现在卢尚德面前，低声道：“尚德，我是你珂哥！跟我走一趟吧！”

卢尚德此时想到了老师王阳明，虽然堂兄有盗贼之心，但总不会加害于他，况且他还有老师教的一身功夫护身，就是单打独斗，三五个人他一点也不畏惧。遂笑着低声施礼道：“珂哥，尚德有礼了！”

几年不见，卢珂见卢尚德身材伟岸，仪表堂堂，他从内心里非常兴奋。可见卢尚德在京师一定混得很好，乍一看他的面相，又增添了三分之爱！他轻轻还礼低声道：“尚德，弟妹我见过，至于我叔吗，等你安定下来再向叔说吧，走，随我走吧！”

卢尚德轻轻一笑说道：“好，尚德听哥的！”

说罢他拉着卢珂，悄悄来到窗下，向背向窗口的媳妇说道：“玉苗，放心，我和珂哥先去了！”

这个叫玉苗的卢尚德媳妇，长得极其貌美。她转过身向卢尚德柳眉一竖，通红着脸说道：“好，你和珂哥快去快回！”

卢珂则说道：“弟妹，有珂哥在，尚德没事，别管多长时间，你放心吧！”

就这样，卢尚德出了羊子铺，四人上马，直奔山寨。

此时，山寨点起十几盏松油灯火，照得山寨大殿分外明亮。卢珂亲自把盏，为卢尚德斟酒，有几个相陪的中年人，向卢尚德频频举杯。继而，卢珂把龙川几个山寨大王一一作了介绍。

卢尚德开口道：“珂哥，依我之见，珂哥一定有事，咱血脉相通，一个卢字分不开，有什么话请直言！”

卢珂直言道：“尚德，明日是郑志高的生辰之日，我和陈英准备一起贺寿，故而带上你。尚德只需往哥身边一坐，不需多言，就可以让他们心悦诚服。”

“珂哥，你让众位兄长退下吧，你我兄弟畅所欲言如何？”卢尚德一路上一直思考，到了山寨之后，又四处看了看，他已经明白了卢珂之心。但是按老师临走说的话，他和老师志向一样，人有才有德有智，当效忠国家、匡扶社稷，决不可给后世留下骂名。他想，这或许就是上天给自己备下的一份功业。

卢珂遂向作陪的山寨中人说道：“弟兄们先退下吧，今儿我与堂弟尚德不醉不休！”

大厅中只有卢珂和卢尚德二人了，卢尚德说道：“珂哥，说吧，从你写那封信到现在，我断定哥肯定有大事要我相助。但是，灯不拨不亮，我还是那句话，请珂哥直言！”

卢珂这才说道：“其实，按我们山寨的话，尚德，哥想让你入伙，咱兄弟俩联手，轰轰烈烈做一件大事，光耀我们卢家列祖列宗！”

卢尚德笑道：“好！但是，就哥这山寨，三五百人，长矛大刀，个个头顶稻谷渣子，要么傻大楞粗，要么尖嘴猴腮，如何能成大事儿？先说好，欺负黎民百姓的事，我尚德决不为，其他的倒可以商量！”

卢珂高声道：“尚德放心，欺负老百姓的事，哥这山寨过去干过，但现在决不干了！”

卢尚德问道：“山寨不欺压黎民百姓这很好，但山寨仇敌是谁？”

“是官府！是县衙！是那些帮助官府欺压老百姓的富豪之家！咱的仇敌是他们！他们这才叫逼人上山为寇，逼人上山为盗！”

“珂哥，何出此言？”

卢珂说：“我叔没告诉你吗，你嫂子原本在家里种水田，咱交不起年年涨的粮食和税银，逼得哥没法，这不就和刘家铺的几个哥们儿想靠拦路打劫得来的钱财抵账。后来，发现靠这个法儿，哥们儿几个能天天大碗吃肉，还能天天按功劳大小分银，我们一商议，索性做个快活的盗贼算了！哥这一落草为寇可好，县衙就派人抓我，

抓不到我就抓你嫂子，可恨的是，看守的士兵……你嫂子觉得无脸见人就悬梁自尽了。县衙看守的人，硬说看你嫂子要逃跑，他们这才把她杀死，还把你嫂子尸首吊在龙川县城的大门口！这还不算，又把房子烧了！尚德兄弟，你说，县衙里当官儿的还是人吗？所以，你珂哥早已立下志向，对龙川县衙的人，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说到这儿，卢珂已经泪流满面，他端起一盏酒，一饮而尽。

卢尚德听了，叹道：“呃，县衙的人真是可恨！后来，我嫂子尸首呢？”

卢珂含着泪说道：“后来，我到郑志高那儿求救，到了第三天晚上，悄悄把你嫂子尸首偷回来，发丧后埋了！现在山寨人马越来越多，为了报仇雪恨，前些天我率人去龙川县衙抢粮食，从此他们别想再睡安稳觉！”

卢尚德说道：“珂哥，你知道，我只是个文人，跟着我的老师，除了从仕，就是四处传播老师的阳明心学。我到这山寨来，肩不能担，手不能拎，世上有句话说得好，‘最是无用乃书生！’我能干啥？”

“不！尚德，你能干的事都是大事！”卢珂说到这儿，离开酒席，双膝跪地道：“尚德，做我的虎头军师吧，咱俩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卢尚德急忙俯身把卢珂搀扶起来说道：“珂哥，我答应你可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卢珂点头道：“尚德，只要你答应我，就是一百件事，我也答应你！你说吧！”

卢尚德稍候说道：“珂哥，你知道，我的老师对我有脱胎换骨般再造之恩！不管这山寨今后发展如何，一旦老师有召，你不可阻拦，我必往！此一也；老师的心学是我立身、立言、立功之本，我如在山寨，会随时随地传播老师心学，此二也。如若珂哥同意，我就留在山寨，我还是那句话，除恶除霸可以，但残害黎民百姓之事，我断不为！”

卢珂大笑道：“好！尚德说得句句在理，我同意！”

这天晚上，卢尚德躺在床上，他望着窗外的星月，心想，此时，不知老师及大师兄冀元亨，及田庄、金岸他们在哪儿，我卢尚德今有心学在胸，百害不侵！况且，这冥冥之中，上天让我离开老师及众弟兄，肯定不是让我真的上山做土匪、做强盗，专门干杀人的勾当。我要用老师的心学，来拯救这个山寨的兄弟，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黎民百姓有用的人。龙川县有几个占山为王的山寨大王，加在一起有一万几千人，假如我卢尚德对这些人进行规劝，让他们能回归良知、找回良知，并且能够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从此龙川县不复有盗贼也，这个功业有多大！

快到子夜之时，卢尚德兴奋得又翻了个身，他望着清静的星月夜空，窗外虫儿

轻轻叫着。此时，夜气来临，心智清明，无私无欲自然流露，他想到老师那段非常精辟的话：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人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世界之人。”

当年，卢尚德和大师兄冀元亨等追随老师，为搭救师母，他们也曾深山野林里过夜，但那时有老师在，躺下一会儿就打呼噜睡着了，起来后只听老师说怎么做，做什么，放心去做就行。后来，在护送老师去贵州龙场时，老师在明，他和大师兄冀元亨等在暗处，那时有事总是他和大师兄及三师弟田庄商议，即使遇到了天大的难事，师兄弟们一咬牙、一跺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闯过去！而今，他孑然一身，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些散兵游勇，甚至地痞流氓、光棍汉，甚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岂是轻易可以用老师的心学调教的，他们不是士子，更不是要求上进的学者，他们如果是榆木脑袋呢？不怕！老师说过，世上的办法，总比难事多！

第二天，卢珂与卢尚德骑马的时候，卢珂想起昨日卢尚德飞身上马的麻利动作，说道：“尚德，看来你并不是个简单的文人，我从你拿刀和上马看得出来，你瞒不了我！”

卢尚德大笑道：“珂哥，你从来没问过我，何谈瞒你呢？”

卢珂亦笑道：“看来，我低估了你！”

卢尚德翻身上马，笑道：“珂哥，你想多了，我只是你的堂弟而已。”

虽然在路上，卢珂几乎一直和卢尚德并辔而行，卢尚德侧目看过卢珂，他肯定在想事，而此时卢尚德也想到，此次去山贼大盗郑志高那儿贺寿，倒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如果能把这些散兵游勇联合起来，成为一体，就抬高了珂哥的地位，同时也就抬高了我卢尚德的地位。如此我再到郑志高和陈英那儿，做起事来就容易些。

卢尚德突然向卢珂说道：“珂哥，小弟这几天看你胸有大志，非一般人可比，此次去给郑志高贺寿，我以为乃天赐良机，珂哥如有什么艺压群雄的本事，悉数拿出来，到关键时候我提议推举你做他二人的大哥如何？”

卢珂一听，脸上顿现光彩，他点头道：“尚德，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说心里话，我怕郑志高与陈英不服，所以无论如何请你到场，为我摇旗呐喊！”

此时，坐在迎客大厅中的郑志高，正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他想借这个机会成为龙川山大王中的王中王，他要坐上第一把交椅。他

知道陈英虽有智谋，但做事前怕狼，后怕虎，并且山寨兵马不及他的多，可以忽略不计；他真正的对手当是卢珂。不过他真心帮过卢珂，卢珂应当知恩图报，至于池仲容，暂不理他，所以这样看来，做龙川山大王中的王中王，他应该是蛮有把握的。

郑志高这是第一次邀请卢珂和陈英到他的山寨喝喜酒祝寿，他在山寨大门口欢迎，卢珂把他的堂弟卢尚德介绍给他和陈英时，他一下子被卢尚德的相貌及伟岸身躯震惊了。他在心里一笑，看来这个卢珂今日肯定有戏，他莫非也想借此机会坐上龙川山大王中的王中王之位？看来，我万万不可低估了卢珂！

郑志高在前，卢珂与陈英在后，穿过碎石路，来到一片开阔的山地，郑志高说道：“卢大王、陈大王，你们看，我这里有一支神箭队，他们的箭法技艺高超，百步穿杨，百发百中，请两位大王赐教！”

卢珂和陈英一样，根本没想到郑志高会借此向他们卖弄实力。郑志高从站成一排的统一了衣甲的弓箭手中，大声喊出一人，那人雄赳赳、气昂昂，用力挽弓射箭，一箭中的！

但卢珂笑道：“郑兄，你的人果然厉害！不过，我的帐下也有神箭手，因轻装而来为郑兄贺寿，没把神箭手带来。是我疏忽！”

这时卢尚德说道：“郑大王，方才我堂兄既然如此说了，我初来贵寨，可否让我一试？”

郑志高上下打量后说道：“当然，请把弯弓给他！”

卢尚德见一棵树上拴着马，接过弯弓之后，解下树上的马缰绳，飞身上马，然后，飞马向众人驰来，继而蓦地转身，挽弓搭箭，嗖地射出一箭，正中百步开外的靶的！站在一侧的弓箭手们，无不大声喝彩！

卢珂大呼道：“郑兄，这就是我的堂弟尚德！”

郑志高和陈英顿时大惊失色！特别是郑志高，本想先胜卢珂一筹，没想到，他的堂弟竟有这般高超的射箭本领。

这时，卢尚德见空中有飞鸟经过，驰马挽弓又射一箭，一个不知名的大如喜鹊的鸟儿，从天空中戛然落下来，正落在郑志高等三人面前。正在大家惊讶之际，卢尚德飞身下马，向众人作揖道：“小弟卢尚德今在三位大王面前献丑了！请多多赐教！”

郑志高与卢珂、陈英走向大厅的时候，郑志高心想，好啊，你卢珂敢在我的地盘灭我威风，你今天不就区区四五匹马吗，我一会儿就让你难堪！

陈英心想，本来今日约我和卢珂来是给你郑志高贺寿的，你存心搞什么神箭手，结果被卢珂堂弟灭了你的威风，今日虽然天时、地利都在你郑志高手里，可是我陈

英和卢珂两个山寨的人马加起来，自然比你郑志高的多。卢珂手拉着卢尚德，两人有说有笑跟在郑志高身后往前走。

陈英大声说道：“郑兄，今日我与卢兄都来为你贺寿，你在山寨里给我们备了什么好酒啊？”

郑志高笑道：“陈兄放心，还是贝墩烧酒！”

陈英说道：“好，这酒入口甘醇，有甜口，味道正，是咱龙川的好酒！郑兄，现在开席吗？”

郑志高笑道：“陈兄，不急！卢兄、陈兄，我这里有一个神剑手，他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他会一套祖传的周氏八卦嘶风剑，今日请二位前来，不，应该是请三位来辨别一下真伪如何？”

卢尚德低声向卢珂说道：“珂哥，看到没有，今日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位郑大王真的驭人有术啊？”

卢珂万万没想到，今日郑志高会如此。不过，幸亏有堂弟尚德相随，第一个射箭回合，就把郑志高打败了。他低声说道：“尚德，你的剑法如何？”

卢尚德低声说道：“珂哥，今日我已经抢了你的风头，人家郑志高是点名请你，我只是作陪嘛，我哪还敢再喧宾夺主啊？”

卢珂佯怒道：“尚德，别！今儿咱是上山打虎，打虎嘛，当然要靠亲兄弟！说真的，你的剑法到底如何？”

卢尚德故意答非所问，笑道：“珂哥你忘了，咱今儿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弱宾岂能压强主呢？”

郑志高故意向卢珂和陈英再次说道：“这个周黑剑呢，在山上总是吹大话，我真的希望有人能够杀杀他的威风，让他知道这只是小山寨，外边的世界大着呢！”

众人在大厅落座的时候，郑志高招手，早已候在一侧的那个持剑的中年汉子，啪的一声跳到人们中间，开始舞剑。卢尚德在一侧专注观看，花样虽然翻飞，但看得出缺乏凌厉攻击之势。郑志高赞叹地说道：“诸位，周黑剑的剑法可谓高超吧？这样，我让属下和他比试比试，诸位再做定论如何？”

卢珂点头道：“好！如此我才信服！”

周黑剑仗剑大喝一声，与两个持剑人比试，经过一番交战，自然周黑剑胜了两个持剑人。

这时，郑志高故意向卢尚德说道：“卢兄弟，你既然会射箭，我想你应当也会剑术，来，请和这周黑剑比比如何？”

卢尚德摇头道：“郑大王，别，我只会射箭，剑术吗，相当一般，岂敢和大王的

舞剑高手对阵呢？”

郑志高拿过一把剑来，说道：“卢兄弟，别太谦逊了，看在你堂哥的面儿上，我已经连求你几次了，你总该给我一个面子嘛，刚才你风光了，现在别装熊了！”

卢珂也觉得甚没面子，他拉了拉卢尚德，说道：“尚德，今儿咱不管输赢，你给郑兄一个面子，哪怕输了咱也认！”

陈英也附和道：“卢兄弟，今郑兄寿诞之日，相互切磋切磋，无所谓胜负！”

郑志高冷笑道：“卢兄，你的堂弟论箭堪称高手，可是天下七十二行，一到论剑术比高低，他就成了驴粪蛋子外光里拉碴。得，不比了，和稀松软蛋有什么好比的！”

卢尚德大怒道：“郑大王，实话告诉你，今儿在你的地盘儿上，我不想再抢你的风光！但是，我老师说过，人不可欺人太甚！大丈夫立于世，无非一个死字挡着，今儿为了我珂哥，这样，倘我胜了你这山寨的高手周黑剑，我说什么你和陈大王能答应吗？”

郑志高脱口道：“卢兄、陈兄，这样，我知道你这堂弟不忍我刚才那些话，他要拼命！好啊，今我郑志高立誓，若这卢兄弟胜了我山寨的周黑剑，莫说一件事，就是一百件我也答应，天地共鉴此话！”

卢尚德点头道：“好！请诸位做个见证！”

郑志高高声道：“不过，卢兄弟，剑锋无情无眼，倘伤了或是让周黑剑刺到你的要害之处，一命呜呼，到时你可别怪别人，只怪你阳寿短，既怨不得我郑志高，又恨不得周黑剑！”

卢珂站起来说道：“郑兄，算了，我知道我堂弟为面子要拼命，我堂弟认输还不行吗，下面咱入席喝酒庆寿诞吧？”

郑志高越发来了威风，怒道：“卢兄，别介！方才，你这堂弟山呼海啸的，大话说得震天响，我也当众言了誓，这在我的地盘儿上，我说话总不能不算吧？我刚来了兴致，这比喝酒要壮烈得多，怎能说不比就不比呢？”

卢珂真的担心尚德会命丧山寨，他刚要跪地却被卢尚德一把提了起来。卢珂顿感尚德力大如牛，这一提让他的胳膊疼痛难忍，简直入骨入髓。

卢尚德大声道：“珂哥，你不必求他，人家分明要给你来个下马威！但是，我今儿纵然一死，也要让他明白，天外有天，世上藏而不露的高人有人在！郑大王，你不能反悔呀？”

郑志高大怒道：“放心，我郑志高今若反悔，从此以后，我再见到你们，像乌龟、王八一样在你们面前爬！周黑剑，拿出你的独门绝技，灭了他！”

周黑剑牙齿咬得咯咯响，大声道：“大王放心，不出三剑我就让他命丧黄泉！”

说罢，卢珂把佩剑一掷，高声道：“尚德，小心应战！”

卢尚德腾空一跃，如蛟龙腾云，气贯长虹，他伸手娴熟地接了空中飞来的长剑，继而抽出长剑，与早已准备厮杀的周黑剑战在一起。当两把长剑砍刺在一起时，周黑剑顿感右臂麻木，难以抵挡卢尚德的巨大臂力，三招之内，尽管周黑剑使出了浑身解数，仅与卢尚德战了个平手。但他哪里知道，当年，王阳明教授冀元亨、卢尚德等弟子剑术时，让他们一定遵守“三合认剑”这四个字。其意是，大凡性烈如火的剑手，一旦与对方比剑，决不会拖拖拉拉、文质彬彬，他肯定会拿出最狠、最毒、最恶的剑术，试图在前三个回合，先震慑了你的心志，让你在他的威猛剑势之下，吓破了胆，乱了阵脚，到那时，你自然有了惧怕的心理，如此你就输定了。在抵挡对方三合认剑时，你必须集中精力，认清他的剑术的来龙去脉，把握对方习惯性的剑法和破绽。所以，卢尚德谨遵师训三合认剑，以守为主。

三合认剑过后，卢尚德大吼一声，震得在场人无不惊魂掉胆，二人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卢尚德卖个破绽，令周黑剑失掉手中长剑，趁周黑剑手足无措时，卢尚德飞起一脚，直踢在脚下无根的周黑剑前胸，好个漂亮洒脱、干净利落的“踢泰山”之势，硬是把一百多斤重的周黑剑踢倒在丈八之外，他的腰肋之处至少断了三根肋骨，再也站不起，瘫倒在了地上。

卢珂站起来脱口呼道：“尚德，好脚力！”

此时，郑志高惊得魂不附体，看着头顶上寒光四射的长剑，再看看瘫倒在地的周黑剑，瞪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陈英连连点头，把受到惊吓的魂魄收回本体，脱口大声道：“好啊！这卢兄弟藏而不露，堪称世间论剑高手、圣手啊！”

卢珂上前，抓住卢尚德的手，连摇带晃道：“尚德，哥今天真是开了眼界，有您这样的神勇兄弟，我卢珂骄傲！兴奋啊！”

卢尚德淡淡一笑，向陈英说道：“陈大王，说实在的，大王你说我是舞剑高手，我羞愧难当，因为我老师才只称自己为高手，从来不敢妄称圣手！因为世界之大，从来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卢尚德笑微微地走到郑志高面前，腾空一跃，把插在木柱上的长剑拔下，交给身后的侍者，向仍在胆战心惊的郑志高说道：“郑大王，该兑现你方才的承诺了吧？”

郑志高这才从惊慌中回过神来，急忙强笑着说道：“卢英雄，你说！你说！”

卢尚德环顾陈英与卢珂说道：“诸位大王，我刚从京师回来，我的老师姓王讳阳明，我方才的射箭、剑术，皆我老师所传。你们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可能不知道，我的老师名气很大，今朝野内外所敬仰的是老师的阳明心学，我这次应我堂兄之约回到